



“经典新译”丛书

《恶之花》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冠冕，现代派文学的先驱，  
《巴黎的忧郁》是它的姊妹，与它同声同气，相得益彰。

波德莱尔以散文诗的形式构筑美的幻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黎的忧郁》以宗教狂热般的苦心孤诣，用精美的词句在散文诗中建造第二自然。这种唯美的手法代表了一种艺术趣味，拓宽了人们的审美视野。

# 巴黎的忧郁

(法) 波德莱尔/著  
*Charles Baudelaire*

肖聿/译

*Le Spleen  
de Paris*

中国商业出版社

“经典新译”丛书

*Le Spleen  
de Paris*

# 巴黎的忧郁

(法) 波德莱尔/著  
*Charles Baudelaire*

肖聿/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的忧郁/ (法) 波德莱尔 (Baudelaire, C.) 著; 肖聿译.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44-6674-7

I. 巴… II. ①波…②肖… III. 散文诗—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2250号

责任编辑 孙启泰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http://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毫米 32开 6.25印张 156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2.80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关于作者及《巴黎的忧郁》

---

夏尔·波德莱尔，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

《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 发表于1869年6月，包括50首散文短诗(Petits Poemes en Prose)，可视为波德莱尔1857年发表的著名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的散文化补充和发展。《恶之花》被誉为颓废派的《圣经》，象征主义诗歌的冠冕，现代派文学的先驱，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土壤上开出的一朵病态的罂粟。伴随着这株罂粟的，是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犹如精美的珉琅和玉雕，生发了《恶之花》的主题，是它的姊妹，与它同声同气，相得益彰。



## 译者简介

### 肖聿（笔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翻译，1953年10月生于北京，就学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1983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0岁学习英语，做过军垦战士、雕漆工人、艺术理论教师、中英文杂志编辑；爱好唐诗宋词和西方古典音乐；译作40余种，包括《艺术视听觉心理分析》（1987），《美的历险》（1987），《智者谐话》（1999），《创造进化论》（2000），《金字塔密室》（2000），《失落的约柜》（2001），《蜜蜂的寓言》（2002），《商业计划书详解》（2002），《来自地球的信》（2004），《拉斐尔前派的梦》（2005），《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2006），《休谟散文集》（2006年），《性与性格》（2007），《鸡窝里的狐狸》（2007），《美国金融奠基之父》（2008），《托尔斯泰每日箴言》（2009），《先知》（2009），《世俗生活的智慧》（2009），《飞鸟集》（2009），《老年》（2009），《沙与沫》（2009），《巴黎的忧郁》（2009）等。

## “经典新译”丛书序

“经典新译”丛书是出版者与读者共同开辟的精神家园，收入夙有定评的外国名篇佳作，风格流派不拘一格，以思想深刻、独具匠心、篇幅适中为准则。丛书收入了经典与精品两类作品。经典是时间的滤网筛选出的佳作，不可重复，却能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进入永恒，给人启迪。经典或许不曾畅销，不是文化快餐，而是每一代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可供吸纳。精品是智者的心灵轨迹，其立意、情感和笔法自成一体，在翰藻华章之林占据一席，可资品味。经典与精品是人类精神家园中的桃李，思想深刻、文体精良的经典永远不会过时，阅读它们依然使我们如逢故友，如遇新朋。

从新的视角审视和把握翻译过程，通过对原作文化及文本的理解、消化和再造，赋予原作新的表现形式，反映原作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经典新译”丛书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外国经典作品的旧译产生于数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前，大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更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一些译作已不符合当今读者的审美意识和欣赏习惯，例如尚不成熟的现代白话文及欧化的翻译语体。当今世界多元文

化的际会，已使符合当代审美意识、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的新译本成为时代的召唤。此外，文学翻译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译者的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和表达功力也应随着时代不断提高，以新的译作向经典致敬，向旧译致敬，丰富广大读者的文化生活。

“经典新译”丛书既包括对英语原作的新译，也有转译（即根据原作语言的英译本翻译）的作品，转译作品以再现原作英译本的精神为主旨。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丰富丛书内容，别开生面，为读者提供更多选择。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再创造活动，探索从“原作中心论”向“译品中心论”的转移，探索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恰当关系，也是“经典新译”丛书译者所做的努力。文学翻译是深入理解原著的有效途径之一，更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特性的有效手段。这个过程有助于精进语言能力，提高审美意识，扩大文化视野。

在商业文化的浮世红尘中，我们拖着生存竞争的重轭，惶惑茫然。我们渴望重读经典，重新感悟人生意义；我们渴望清理心灵，砥砺美感；我们渴望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安宁。愿“经典新译”丛书能在这个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经典与精品可梳理心情，可寄托情志，可陶冶真性，不容久违，愿它们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心中的净土。

肖聿

2009年11月

## 译 序

《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 发表于 1869 年 6 月, 包括 50 首散文短诗 (Petits Poemes en Prose), 可视为波德莱尔 (Charles-Pierre Baudelaire, 1821 - 1867) 1857 年发表的著名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的散文化补充和发展。《恶之花》被誉为颓废派的《圣经》, 象征主义诗歌的冠冕, 现代派文学的先驱, 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土壤上开出的一朵病态的罂粟。伴随着这株罂粟的, 是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 犹如精美的珐琅和玉雕, 生发了《恶之花》的主题, 是它的姊妹, 与它同声同气, 相得益彰。

19 世纪中期, 欧洲开始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法兰西第二帝国进入了工业及商业的漫长发展期。以巴黎为代表的大城市生活, 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乡村生活; 大都市生活的斑驳色彩, 正在掩盖乡村生活中大自然的绿色; 人们开始热衷各种最新奇、最强烈的感官享受, 追求混合了各种感官刺激的世界, 而这样的世界大多存在于想



象与梦幻里，却很少能在大自然中找到。正如美国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肯尼斯·雷克斯罗特(Kenneth Rexroth, 1905—1982)所说：

波德莱尔诗文的主题是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情地摧毁了一切价值，只剩下新工业和金融制度的金钱纽带。这是银行家与他们在淫荡闺房里的情妇的世界，这是狂热追求败德、毒品、鞭笞和野蛮的世界，这是喝醉了杜松子酒的穷人死在贫民窟里的世界，这是妓女死在桥洞下的世界，这是知识分子患上结核病和梅毒的世界，这是人们在大城市中感到无可救药的深深孤独的世界，这是产生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的世界，波德莱尔把它称为“自我的蒸发”(vaporization of the Ego)，这是个革命与遭到背叛的革命的世界。(《重温经典》，Classics Revisited, 1968年)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和英国，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寄情唯美主义的艺术宗教，逐渐形成了一个精神贵族等级。他们存心与实利主义和虚伪道德大唱反调，甚至不惜以惊世骇俗的行为激怒“体面的”上流社会。一些有精力与财力标新立异、游戏人间者则甘当“浪子”。波德莱尔将自己看作浪子，说浪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抗与反叛。他们都代表着人类的傲气当中最优秀的成分，那就是需要与琐屑卑微进行斗争，并且将它摧毁”，“浪子精神是英雄主义在各个颓废时代的最后一缕微光”，“浪子精神是一轮正在下落的太阳。就像正在下落的太阳一样，这种风尚是华美壮丽的，是冷静的，

也是忧郁的。”

像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一样，波德莱尔的浪子哲学也体现为身体力行邪恶、自愿坠入深渊的悲剧人生。在文学史上，波德莱尔是一位经常引起争议、反复被人误解的人物。这往往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的生活方式和浪子精神，其二是他从“恶”中发掘美的美学观和创作实践。波德莱尔一生潦倒，每况愈下，而在一些人看来，他的不幸乃是咎由自取，是出于一种主动的选择，目的是反叛和抗争。在波德莱尔的同代人眼中，这位诗人是个恶魔式的浪子，有才而无行，不断徘徊于19世纪大都市的斑驳迷宫之中，窥视并培育其中盛开的病态花朵。

他不再讴歌自然之美，而开始赞颂人造的美。面对模仿自然与人工技巧、复制与创造、写实与想象，波德莱尔明显地贬抑前者，推崇后者。最使他激动不已和衷心赞美的，是他所说的“种种最壮丽的人为形式”，是人类智慧创造的巧夺天工之美，无论它是“配着复杂的索具、有助于在心灵中培养对韵律和美的趣味”的海船（《散文诗·港湾》），还是剧场里“光芒四射，晶莹透亮，结构复杂，环型而对称”的枝形吊灯（《日记·我心赤裸》）。诗人认为：“所有美丽和高尚的东西，都是理性与思维的结果。”他进一步认为：“恶本身是自然地产生的，注定如此。善却总是创造性技能的产物。”（《现代生活的画家》）他尤其重视美的现代性，非常善于从现代大都市生活中发掘这种美。他生死于斯的巴黎是他的创作背景。他从中得到灵感，获取意象。

散文诗不同于现代短篇小说，也不同于传统的格律诗，而是

这两种文学体裁的混合。它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短篇散文，其目的不是讲述故事，不是提供信息，而是营造诗意效果。研究者大多认为，散文诗的初创者是法国诗人拜特朗（Aloysius Bertrand, 1807—1841）。他的散文诗集《夜的迦斯帕》（*Gaspard de La Nuit*）是最早的法文散文诗，发表于1842年。诗集里的散文诗都很短，各段的长短也大致相等（这是中世纪民谣的特点），以富于音乐性的语言，描绘了诗人梦想的中世纪法国第戎城的生活场景，其风格结合了德国作家霍夫曼小说的哥特式想象和法国作家雨果诗歌的浪漫色彩，其中的形象比较阴暗，甚至有几分狰狞怪异，例如吸血鬼侏儒斯卡波（*Scarbo*）、水妖安黛（*Ondine*）以及麻风病人、炼金术士、乞丐、剑客和鬼魂等。拜特朗生前并没有把这组诗文称为散文诗。正是波德莱尔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从中获得了散文诗创作的灵感，并第一次将它们命名为散文诗。《夜的迦斯帕》不但启发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写作，而且唤起了法国印象主义作曲家拉威尔（*Maurice Joseph Ravel, 1875—1937*）的音乐灵感，他以其中《水妖》（*Ondine*）等三首为标题，创作了同名钢琴组曲。

波德莱尔是用散文诗写作的名家，他以散文诗的形式构筑美的幻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波德莱尔的散文诗，被普遍看作建立在所谓“通感现象”（*synesthesia*）的基础上，换言之，就是记录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体验的综合感受。《巴黎的忧郁》里的散文短诗并未记录诗人的真实见闻，而是以多变的意象与象征为载体，描写梦境与幻想的场景，大多是描写印象的小幅图画，有一些是他诗歌的散文化处理，很像我国的宋词，折射了作者微妙诡谲的心理

感受。波德莱尔说：“倘若我的重构有助于我的生活，有助于使我感到我自己，使我感到自己是谁，那么，我身外的真实究竟是什么，又有何妨？”（散文诗《窗》）他以宗教狂热般的苦心孤诣，用精美的词句在散文诗中建造第二自然。可以说：这种唯美的手法代表了一种艺术趣味，他用散文短诗拓宽了人们的审美视野。

但是，波德莱尔从现实中发掘的美，既不是传统的古典美，也不是唯美主义者在象牙塔中打造的理想美，而是一种大异其趣的变形美，即丑中之美。他说：

“任何不是稍微有点残缺的东西，都带着几分冷漠无情。”

“忧郁才是美神最昭彰的伴侣——因此，我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忧郁的美。”

“男性美的最完美类型是魔鬼撒旦，像弥尔顿描写的那样。”

波德莱尔没有回避现实里的痛苦、丑恶和畸形，而是将它们变形为艺术美。他说：“经过艺术的表现，可怕的东西成为美的东西，痛苦被赋予韵律和节奏，使心灵充满泰然自若的快感。”将现实的丑恶变形为艺术之美，对现实做出“恶”的判断，实际上是带有否定精神的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在波德莱尔的诗歌里，病、恶、丑是主旋律。但是，现实的丑恶肮脏，更会使人无限向往光明与幸福。因此，波德莱尔在揭示和悲叹病、恶、丑的同时，其实也就赞美了善与美。按照黑格尔的见解，否定的东西是一种特定的虚无，是有内容的虚无。因此可以说：波德莱尔的诗作并非不肯定光明，而是通过否定的东西将肯定的东西化为存在。

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还经常能见到对荒唐的揶揄，对谬误的

嘲弄和对虚伪的挖苦。这也体现了他的浪子精神，反映了他儿童般的纯洁心灵。中篇小说《拉·芳法萝》(La Fanfarlo)是波德莱尔 26 岁时的作品，被一些评论家视为作者自传性的长篇散文诗，欧美一些国家出版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的译本也往往将此篇一并收入。小说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三个人物：诗人萨缪尔·克拉莫是波德莱尔的自画像，沉溺唯美主义，到头来作茧自缚，从诗人堕落成凡夫；弃妇德·考斯梅利夫人逢场作戏，以自欺和自弃告终；舞蹈女演员拉·芳法萝愚蠢轻佻，二三其德，终于脱离了艺术，沦为一对双胞胎的胖阿妈。可见，波德莱尔不但是忧郁的歌手，也堪称出色的讽刺家。小说充满机智，虽然不乏讽刺揶揄，但也偶尔流露同情，使人联想起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小说名作《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1)。本书收入了对《拉·芳法萝》的一些评论，以助读者欣赏。

波德莱尔是划破 19 世纪法国文坛夜空的彗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浪子，是点“恶”为“美”的大师，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歌者，是以痛苦多舛的一生挑战虚伪道德的叛逆，是以优美凄丽的诗文为艺术泣血的缪斯，也是满怀心灵痛苦的人们永远的挚友。

肖聿

2009 年 9 月

# 目 录

导 言 .....	1
1. 陌生人 .....	3
2. 艺术家的忏悔 .....	5
3. 双重房间 .....	7
4. 人皆有个喀迈拉 .....	15
5. 小丑与维纳斯 .....	19
6. 在凌晨一点 .....	21
7. 群 众 .....	25
8. 时 钟 .....	29
9. 秀发的半球 .....	33
10. 邀 游 .....	37
11. 穷孩子的玩具 .....	43

12. 美女多萝西·····	47
13. 英勇的死·····	51
14. 祝君大醉! ·····	61
15. 已然! ·····	63
16. 窗·····	67
17. 作画的欲望·····	69
18. 月亮的善举·····	73
19. 哪个是真的? ·····	77
20. 纯种牝马·····	79
21. 港 湾·····	81
22. 汤与云·····	83
23. 失落的灵光圈·····	85
24. 世外的任何地方·····	87
拉·芳法萝 (中篇小说) ·····	91
《拉·芳法萝》评论摘编 ·····	182

# 巴黎的忧郁

## 导 言

这组散文短诗 (Petits Poemes en Prose) 共 50 首, 结集发表于 1869 年 6 月, 波德莱尔将它们命名为《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作者写作这些散文诗的意图, 可从他给阿塞涅·乌萨依<sup>①</sup>的题献 (préface) 中得到解释: “在我至少第二十次阅读拜特朗<sup>②</sup>那本著名的《夜的迦斯帕》时,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试写某些类似的东西, 并且用他描述以往生活的技巧去描写现代生活……在我们充满雄心抱负的时刻, 谁不曾梦想过创造出散文诗的奇迹呢? 它虽没有节奏和韵脚, 却具有音乐性, 其形式强烈, 灵活, 足以表现心灵的诗意冲动, 足以表现梦幻的曲折起伏, 足以表现意识的骚动不宁。最重要的是, 正是从经常是庞大的城市那里, 正是从对那些城市不计其数的复杂内部关系的观察中, 他的丰富思想才得以产生。” 这里选译了其中的 24 首。

① 阿塞涅·乌萨依 (Arsène Houssaye, 1814—1896): 《艺术家》(L'Artiste) 杂志和《报界》(La Presse) 杂志的文学编辑, 曾发表过一部诗集。——译注

② 拜特朗 (Aloysius Bertrand, 1807—1841): 法国作家。他的《夜的迦斯帕》(Gaspard de La Nuit) 为散文诗集, 于 1842 年出版, 以中世纪法国第戎 (Dijon) 为背景, 创造了一种结构类似民谣的散文诗形式。——译注



## 1. The Stranger

“Whom do you love best, tell me, you man of enigma? Your father, your mother, your sister, your brother?”

“I have no father, mother, sister or brother.”

“Your friends?”

“You use a word that I have never to this day been able to understand.”

“Your country?”

“I know not on what latitude it lies.”

“Beauty?”

“Her I would willingly love, the divine and deathless.”

“Gold?”

“I hate it, as you hate God.”

“Well, then what do you love, extraordinary stranger?”

“I love the clouds.....passing clouds.....over yonder.....the wondrous clouds!”

